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十字街頭

第一期至第三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十字街头”影印本出版说明

“十字街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刊物，鲁迅主编。1931年12月11日创刊。四开四版的时事、文艺综合性小型报刊。原为双周刊，第二期1931年12月25日出版，第三期改为旬刊，1932年3月5日出版。共出三期。

1959年5月根据原本影印，共印4,500份。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0216

十字街頭

刊月半

期一第

版出日一十月二十年一三九一

號周大光上：處訊通
轉武學華海

每達十
一日及
二十五
日出版
另售二
分全年
二十四
期連郵
費大洋
五角

怒吼啊，中國！

集合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

背負着整個世界不勞而食者之鉅大的消費，把我們血汗的勞動爲他們創造着淫逸的境遇，縮小我們的生活，甚至於啼飢嗷寒，來豐富他們無爲的生活，犧牲我們多數人的幸福，爲他們製造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而我們有的只是被鞭撻，受酷使，被虐殺，受踐踏，以至於饑寒交迫黃瘦而死，這是我們廣大勞苦人民的命運，——我們默不作聲忍受過來的命運。然而，這並非是注定的命運而是帝國主義者賦與我們的命運。這是可以拒絕的，但是我們依然是默不作聲。過去雖有小小的掙扎，但馬上停息，雖有一時的反抗，也不久就失敗，默不作聲的等待新的時機的到來。自庚子事變一直到現在，我們不知呻吟了多少次，不知反抗了多少回，可是，這只是我們血的教訓，悲慘的血的教訓，而帝國主義依然騎在我們身上，踐踏着我們的屍骸，吮吸我們的精血，在我們荒廢的邱墟上，建立他們精華的王國。我們的歷史是拿鮮血的走狗軍閥官僚之格殺而流血，因長期的剝削所做成的慢性衰弱病而夭折，這些事變的高峯，使我們不能一刻忘記的是「二一八」、「五卅」、「五三」……等等，而這部血的歷史現在還沒有寫到最後的一頁。

我們現在又在翻着新的一頁，這是「九一八」、內容是日帝國主義侵略佔東三省，炮轟天津，各帝國主義列強要馬上瓜分中國，加強屠殺中國民衆的準備，國內繼續展開寶山路，永興路，潭洲，南京等地的慘案。現在東北的民衆在日帝國主義炮火下吃著苦，全國民衆在帝國主義炮艦飛機的威脅下過活，加上到處張佈着戒嚴壁壘，剝奪了一切自由，時時刻刻

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我們的道路愈走愈險阻，我們的前程愈來愈黑暗，這也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命運。

起來啊，飢寒交迫的奴隸，拒絕這種殘酷的命運！現在，我們團結起來，一齊吶喊的時候到了。七八省的民衆已由哀哭而吶喊了，遍地的農人也在地底裏吼出狂雷般的呼聲，各城市也在發出強有力的怒聲。

怒吼吧，中國！

匯合我們各種的呼聲，振撼帝國主義的牙城！

全世界的角隅，現在都同樣的呼聲，從紐約、柏林、巴黎、倫敦、羅馬、東京、又從印度、朝鮮、安南以至阿非利加的僻地，臺灣的部落，無人注意的角落，呼喊出同樣的呼聲。

在文學領域上，我們也需要同樣的呼聲。怒吼吧，中國！怒吼吧，中國的文學！文學家，文學青年，都集中到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面來罷！

長期間的壓迫，殘酷的剝削和屠殺，使我們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又使我們清楚認識光明的理想在那裏，使我們體驗着受難者的生活。這使我們的作品偉大，這供給我們作家以無盡藏的素材。描寫吧，非人生活中對解放的憧憬，如茶如火的鬥爭感情，吃人喝血的醜惡現實。這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特權。

截斷一切資本主義文學惡影響的潮流，擊破一切間接直接擁護帝國主義者的文學流派之假面具，特別要反對以救國爲名，而欲挽救他們沒落地位的這些叛徒。積極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上，爭取我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反對

逮捕銷燬作家的一切企圖。這也是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不能不做到的先決問題。

怒吼吧，中國！

怒吼吧，中國的文學！

集合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

轉變和前途

李太

國際聯盟的會議，並不能替中國把日本軍運出東三省，而是在密議瓜分中國，布置遠東大戰；中國政府完全不能代表民衆，遭地的投降帝國主義，替帝國主義壓制全國民衆的反帝高潮；——這些，到了最近是特別的證明了，是愈趨愈劇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國青年學生的反帝救國運動，由請願而轉變爲示威，由請求政府出兵而轉變爲要自己武裝直接抗日反帝，由信賴政府而轉變爲要組織民衆政府，由「一致對外」而轉變爲「同時對內」，正是當然的事！這個轉變的事實，非常明顯，在不能使人滿足的上海各大報的紀事裏，也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得出來，特別是南京、北平、上海、濟南、杭州等地的學生。

這個轉變的偉大的意義，不容許任何的輕視，任何的掩沒和曲解。這是偉大的反帝的力量，足以使帝國主義發抖同時使一切的內奸發抖的力量！由於從五日以來的學生的鬥爭的行動——總同盟罷課，游行示威，改組抗日會，驅逐和毆擊內奸的校長及教授，搗毀國民黨黨部，組織民衆的法庭審判流氓國民黨員的兇手等等革命的行動所顯示，使一切人都明白：只有從一切的欺騙的領導裏脫離出來，自己團結着直接行動，纔能顯出學生的反帝國主義的偉大力量，也只有同時對內，反對一切壓迫民衆反帝運動的內奸，纔能救得中國！由於這個轉變，學生反帝運動才還他本來面目，這才是真正的民衆運動。

這個轉變的偉大的作用，也可以在政府壓迫的加緊裏看得出來。現在已經造成段祺瑞孫傳芳的時代，並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今日學生的反帝反軍閥運動，已到處染着血！繼上海寶山路，廣州永漢路，及長沙等地的流血，現在又在南京上海等地更多的流血，在不久的將來還要有更普遍的更大的流血，因爲我們已經聽見政府已答應帝國主義用更大的武力鎮壓民衆反帝運動了。並且似乎和舊軍閥時代不同，現在還有秘密的流血，流血得更隱慘——五日北大在南京示威學生被捕近二百人，中有三十餘人被鎗傷，並有些宣告失蹤，失蹤的究竟到那裏去了？而全上海的學生現在已在流淚的看守中，並且已有綁架的事了。——這爲的什麼？爲的學生和民衆要真正的抗日反帝，爲的學生信如國府告全國學生書所說，「甚至公然散發打倒三民主義打倒國民政府之反動傳單，而且高呼共產黨口號」的緣故。

然而流血是不能阻止反帝運動的發展的，因爲目前的轉變，也正和段祺瑞孫傳芳時代一樣，既顯示了偉大的力量，也有着偉大的前途！那時，接着北京和上海的學生工人的反帝反軍閥的鬥爭而爆發的，是偉大的革命。現在也有這種的可能，只要能够使目前的轉變繼續發展，尤其即刻去取得和工人兵士及農民的聯合。

因此，一切救國的學生，開始轉變後的目前的任務，就是即刻到工廠裏面去組織工人的反帝鬥爭，領導他們起來一同行動，起來反對一切壓迫和欺騙工人反帝運動的工會，及布置在廠旁的帝國主義資本家的機關！即刻開始就燃着反帝熱情的兵隊和農村中去組織他們起來反帝，叫兵士起來反抗長官的無抵抗命令，而直接在民衆反帝救國組織的領導之下對帝國主義！即刻把赴黑援馬團轉變爲到兵隊裏去的宣傳隊，把義勇軍轉變爲保衛反帝運動的糾察隊！只有這樣，纔能使目前的轉變發展，而真的奪取偉大的前途。

論翻譯

J K

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蹟。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他們能够於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通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還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和同志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實，熱心，為着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澈底的脫胎換骨，始終只是「紗籠」(Sahen)裏的哈叭狗。現在想製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舊實的投機。你的努力——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牠，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我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樣的缺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老話」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着中國人的活潑言語。(不但是工農羣衆！)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歷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啓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諾索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牠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澈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

行着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

嚴肅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衆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章怎麼能够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衆讀者，怎麼能够「達」！

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雅」，既然是「雅」一點兒的「雅」，那麼，這當然是選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牠的發展。第二，既然要「雅」一點兒，那就是要藏藏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着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雅」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路線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却提出了這樣的結論：

「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爲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雅，倒可以容忍。」

這只是個「防禦的戰術」。而滿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反守爲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雅」，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爲是「雅」的翻譯，其實只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之流交構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雅」的。

這裏，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羣衆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游擊隊」，「游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羣衆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面，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只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面，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麼是「雅」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裏所說的白話，當然又限於「事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說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羣衆，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爲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羣衆，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只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牠已經有了可以被羣衆容納的可能性。牠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面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雅」的方面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的時候，完全不顧着通羣衆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

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爲怎麼樣？

(未完)

沉滓的泛起

它音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地窖，各種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現在可以說能打仗的，是要操練久不想起的洋鎗了，但也有現在也不想說去打仗的，那就照歐洲大戰時候的德意志帝國的例子，來「動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有的去查「唐書」，說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說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記得了文天祥，岳飛，林則徐，——但自然，更積極的是新的文藝界。

先說一點別的事罷，這叫作「和平聲中」。在這樣的聲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據說這告誡青年，教他們要「力」勿使「氣」。靈藥就有。第二天在報上便見廣告道：「胡漢民先生說，對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並勸勉青年須養力，毋洩氣。養力就是強身，洩氣就是悲觀，要強身法悲觀，須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這樣的寶貝是什麼呢？是美國的一張舊影片，將探險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兩親家游非洲」。

至於真的「國難聲中」呢，那是「愛國歌舞表演」，自己說，「是民族性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的。倘有知道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誰麼？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終於「上海文藝界大團結」了。「草野」(六卷七號)上記載着盛況道：「上海文藝界同，平時很少聯絡，在嚴重時期，除各個參加其他團體的工作外，復由謝六逸，朱應鵬，徐蔚南三人發起，……集會討論。在十月六日下午三點鐘，已陸續到了東亞會堂，……略進茶點，即開始討論，頗多發揮，……最後定名為上海文藝界救國會」云。

「發揮」我們還無從知道，僅據眼前的方法看起來，是先看「兩親家游非洲」以養力，又看「愛國的歌舞表演」以興奮，更看「日本小品文選」和「藝術三家言」並且略進茶點而發揮，那麼，中國就得了救。

不成。這恐怕不必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因因，也未必會相信。沒有法子，只得再加工兩個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愛國文藝家所主宰的「申報」下發表出來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談」裏葉華女士云：「無辦法之國民，如何有有辦法之政府。國聯絕望矣。……際茲一髮千鈞，全國國民宜各立所志，各盡所能，各抒所見，余也不才，謹以戰犬問題商諸國人。……各犬中，要以德國警犬最稱職，余極主張吾國可選擇是大作戰。……」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談」裏「民自漢口寄」云：「日者寓書滬友王子仲良，問及余之病狀，而以不能投身義勇軍為憾。王子……竟以靈藥一裹見寄，云為培生製藥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癆咳血，可一試之。……余立行試服，則咳嗽止，兼旬而後，體氣漸復，因念……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壯志，誠此明食，行有日矣。……」

那是連病夫也立刻可以當兵，警犬也將幫同愛國，在愛國文藝家的指導之下，真是大可樂觀，要「滅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因因，也會覺得這話看去，即不稱爲「廣告」的，也都不過是出賣舊貨的新廣告，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的搶到自己的手裏的。

因要這樣，所以都待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沈滓，沈滓又究竟還是沈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五臟救國論

倉禾

北平雜誌上曾提起楊繼華女士在比利時用腳來爲國增光的故事。可知只要是愛國的，行如多得很，只要你運用：不見近來北平有兩位教授先後用胃來救國麼。

用胃來救國者是絕食。食一絕，通電一打，國人就像生怕餓死了人似的，趕緊打電報請吃飯呀請吃飯呀地勸着。結果胃自胃，和議自和議，國人也沒因爲怕餓壞了教授們就去跟太陽帝國主義幹一幹，別人依然用砲火在屠殺我們的羣衆——別人用的是砲火，不是胃。

但是在打着以復食爲勸的電報時，可的確是熱鬧的。而同時，國內有好多萬農民在等着麵包，奉天及工廠的失業者也住高昌廟在絕着食，在奔走呼號，在餓着。這是兩種不同的餓，彼餓也而非此餓也。上帝給人製造胃時就分了等級的。

上海有個救國團體是用心來救國，用一顆「良」的「心」。

良心救國者們的領導者許曉天先生以爲，「中國六十年來，把東洋債有的好名稱拿來用而不得結果者，全是因人沒有良心」。那麼「今日中國人的大難到了；我們要大家起來吃仇人！」好似吃炒蝦仁！「辦不到呢？辦不到。因爲軍閥政客沒「良心」買辦等也沒「良心」，「至於中下階級，既不普及教育，又無世界常識；最下層的，生活艱難，經濟壓迫，祇求吃一口飯，百事沒有力量管。東三省於中國有何關係？昂昂溪齊齊哈爾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以上所引的，文句標點，皆校對無誤。印。……這麼說來不是沒「救」了麼？不。救國有靠的，靠在那些——既非軍閥政客，又非買辦等，並有「世界常識」，知道「昂昂溪齊齊哈爾在什麼地方」的，「拿出良心來」的人們。這些人們都能約守下列的八項信條的：「一、儘量採用國貨。二、在最短時期，從事一種生產工作。三、節約物質享用按月儲蓄所得最少百分之五。四、每日須受軍事訓練或適當的運動。五、每日須讀有用的書。六、每日須寫日記檢查身心。七、永絕烟酒賭博一切不良嗜好。八、打破宗法觀念組織社會化的家庭。」——是既有錢去儲蓄，也有工夫去運動，去讀書，去日記檢查身心的人們。

這救國方法比用胃積極得多了。但我還想建議一事。世界弄得這麼糟是爲了沒「良心」之故，那麼太陽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們的民衆也當然因爲他們無「良心」，所以我想到日本天皇那里，到本莊案司的司令部，到幣原相府去組織起來，叫他們也「拿出良心來」，不更爲徹底麼？

日帝國主義者已屠殺到天津。但不緊要：我們有的是胃，是心。肚子裏的東西還多着哩——來不得我們還可以用我們的肝，腎，小腸大腸，肛門，來救國的。

好東西歌

阿二

南邊整天開大會，北邊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離南人嘆，請願打電鬧連天。還有你罵我來我罵你，說得自己蜜樣甜。文的笑着飛飛假，武的却云秦檜奸。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失了土地捐過錢，喊聲罵聲也寂然。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後來知道誰也不是岳飛或秦檜，聲明誤解釋前嫌，大家都是好東西，終於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公民科歌

阿二

何健將軍抱刀督教育，說道學校裏邊應該添什麼。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這科教的是什麼。但願諸公勿性急，讓我來編教科書，做個公民實在不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譬如豬羅力如牛，殺了能吃活就殺，瘟死還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強，先拜何大人，後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頭。砍頭之際莫討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頭，這點天職應該盡。第三着，莫講愛，自由結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太，如果爹娘要錢化，幾百幾千可以賣，正了風化又賺錢，這樣好事還有嗎？第四着，要聽話，大人怎說你怎做。公民義務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裏懂，但願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書，免得大人一不高興便說阿拉是反動。

「中華民族不要解放」

落生

本月五日申報載了一段關於所謂反動的消息，大意說南京衛戍部在美吉印刷所查出「反動」嫌疑的傳單。據說此係北大南下示威團時託印。被指爲反動的理由，因爲傳單上印了這樣的口號：「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結果，衛戍部很客氣地用「並非武器」的白麻繩縛了一百八十幾個，「保護」在孝陵墓面。

衛戍部說這兩句口號與共黨「如出一轍」。那可怪了，最近幾天，不是中央要人還拚命的查宣傳共黨是不愛民族的國賊嗎？共黨是不愛民族的，那麼什麼又要喊這樣的口號呢？假使，這兩句是反動口號，那麼黨國官認的正動口號一定是：「中華民族不要解放！」被壓迫民衆應該服從下去！！的，哈哈，原來如此。

編者附記：聽北大至滬的學生說，卻力子就曾經親自對學生證明「中華民族解放」的口號所以爲「反動」口號的理由，他反問道：「你們爲什麼不主張聯合世界上壓迫着民族呢？」以此就將一切的三民主義的真面目完全曝露了。現在他們就在聯合那壓迫着民族來宰割我們及一切被壓迫民族。

東北的亡國教育 劉貞利

(奉天通信)

東北現在是亡了，是名實相符的亡了。十幾年來，突着的一塊病包，到現在才得一個新綱領的解決。並不是我們詛咒，我們發狂，其實在東北得現在這個結果是出於公正的自然法則之支配的。論那一件東北可以不亡呢？軍備政治啦，外交啦，條件都充分具備了，壽終正寢的資格。現我們不談其他，且說一說東北的教育。

東北的教育不是一日千里的進步麼？新興的大學，蓋的洋房，那不巍巍峨峨？就是在運動會上，東北也曾很露過風頭。誰能說東北的教育不進步？是的，東北的教育進步了；但有一件就置東北教育於死地。——東北的教育是亡國的教育。

東北的教育統統是以武人為中心，「狗肚子裏找不出馬糞」，武人也自然是僅能辦武人的教育。且看東北大學的校長是張少帥漢卿先生，吉林大學的校長是張副帥作相先生，滿鐵大學的校長是總指揮（東北民衆請願團的總指揮）馮庸先生。這些貨都是東北教育界的泰斗，占中心地位的人物。我們雖相信張漢卿先生是久經疆場的一員國內戰爭的武人，但不相信他還是一位教育家。事實上雖有副校長替他辦事，究竟還是替他，那個又不承順着官順着他老的歡心去做。所以弄得一個大學在思想上開倒車，只要弄得花花，裝飾得熱鬧就算露臉。司令們拿出放大的錢把這套把戲弄熱鬧了，就算開了心，錢就算沒花冤枉。把大學的樓房蓋得好好的，和把汽車擦得亮亮的馬弁軍服楚楚的是同一作用，并無二致。合起這黑龍江兩省的經濟來辦一個東北大學，經濟力不可謂不厚；但試問他在學術思想上弄些什麼？他們領導社會的目標是怎樣？換句話說，「究竟他要弄些什麼？這批青年這個社會領往什麼地方去？」只是大爺有錢就可開市大吉。只是胡亂的往辦，結果還是豬八戒吃的人參果，未知其中滋味。英國人有句話說「牛津大學」，「今天牛津怎樣想，明天英國人也怎樣想。」這是表明大學的地位是何其重要。東北大學當局聽人說體育是重要的，於是單獨預備一批選手去練習，牛肉牛奶雞蛋，……各種富於營養的好東西，儘量供他們吃，和供給臨赴校場的囚犯一樣，一切待遇都是給予特號的寬大，供他們安心幹，好在運動會上為學校爭光榮。華北運動會上很露身手的東北大劉長春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其餘的大多數東北大同學還是在這種環境下培養的，沒人理會，是享受不到注意體育的利益的——這是東北

大的體育。因為這樣才顯得出司令的錢沒白花，才能滿足司令校長的願望。

北大的文法院長會明令規定學生做札記等必須一律用文言。請到幾個國故國少去獎勵學生背誦說文，這事情很迅速的影響到吉林大學去，吉林大學的一部分學生立即以東北無限制用文言文為例，而要求更換國文材料，重要的理由就是到官場中做公文還須用文言。——這是東北的學術思想。

馮庸大學是另開生面的，完全軍隊化，是講絕對服從。造就出些絕對服從的大學生來，可要什麼呢？充其量的最大成功，不過養成馮玉祥將軍的軍隊。無論什麼教育，絕對服從或絕對軍隊化，使學生不能自由活動去發展個性，總有點不妥當。學生總是人，總不能拿着當整齊劃一的貨物看待。大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大學在社會上的使命，決不以順從的奴隸和刻板的呆貨，而滿足的。馮庸大學的教育除能造成個人的忠實服從的死黨外是沒有用的。是封建的是反動的。

張景惠當了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到各校去演講，先到的幾句是：「他媽的，你們幹！我們再和先大元帥似的把南方人打跑了，都有你們的官做。」學生們都用腳踢地板，他自己很高興，以為這話比鼓掌的歡迎程度還高。這個高興經過了兩個馬弁式的秘書揭發了，他於是大怒。立刻令秘書下條子把一中校長撤差，說他不教育。輪到二中演講了，事到把二中校長撤差了，哀告學生不要再再用腳踢地板。張長官到二中並沒親自出馬，使他的秘書到台上讀一篇文章，他靜靜的在台下站在秘書原來站的位置。沒有五分鐘，文章讀完了，好歹沒出事。結果大誇獎二中校長辦事好。張長官問他的秘書，教育界什麼位置好，回答說校長地位好。他就向特區教廳推薦他的馬弁頭當校長。教廳長不好意思的說「別的事情還可以，校長職務很關重要。」他又問秘書，次於校長的什麼地位好，回答他「教務主任好」，他就又推荐教務主任，教廳長很扭扭捏捏的說，「教務主任事情雖小，所幹的事情要用學問，不是外行人辦得了的。」張長官很不服氣的說，「他媽的，這個小子，跟我十幾年辦事都很精明的。」——諸位看，這都是東北的教育，東北的教育都在這等人支配之下。所以哈爾濱特區的教育經費雖在全國為最優，實際上却是被一批無學識而把持，因為行政長官是屬於這等無學識階級的。

小學教育呢？我見某縣的縣立小學教育，講「環境」兩字。說環境就是屋子，講「國家」就是「官家」。種種的種種創造的解釋充滿了兒童的腦海——這是東北的小學教育。南滿路附屬地內和其他日人的一切學校更不必說。本來

他是日本為中心的殖民地教育。從他們學校造出來的兒童甚至成年人，只知道昭和幾年，說到中國時還都說是清國。中華民國字樣是不大理解的——這是東北的洋人教育。除掉這些，東北沒有教育了。「官家」「老爺」「師爺」的「清國」，統統不是「清國」的了！東北得到今日淪亡的結果，還稀奇麼？

知難行難

佩韋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宰相和做倒幕的時候，總要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宰相的時候是「假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幕的時候是又以爲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因爲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覺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文江」聞：

「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係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爲什麼呢？因爲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爲不稱「主席」而鬧了好多天，好容易纔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

爲什麼呢？因爲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落陽事件」）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於「知易行難」，倒也是一個先兆。

太虛法師的婦女論

虛景

九月一日天津大公報第一張登載了一篇太虛法師的「根本救災在全國人心的悔悟」。依太虛法師的高見，中國開災並非由於科學工業不發達，倒是由於人心不悔悟。這個不悔悟的罪名，全國一切人都得擔當。自然這其間也有等差。例如南京政府應認「三三四」而廣東政府就不止此，因爲它「猶然固執成見而不肯和合」，雖然「假惺惺的以十萬元賑災」，也並不能贖滅。至於赤匪，則罪大惡極，連這大慈大悲的太虛法師，也覺得「沒有可希望」，並且判定是「斷了善根的毒蛇不如的一團泥」！赤匪之外，太虛法師還了他那雙慧眼，又發見了一種罪過不下於赤匪的「一團泥」，那便是婦女！法師說：「婦女的縱奢縱淫，引起血氣未定的青年爲盜爲爭……隱隱爲赤匪等禍亂的策源。」哎呀！鬧了半天婦女原來是赤匪的策源！無怪連年赤匪動不平，因爲沒有在策源上下功夫。自然這事做起来有些困難。太虛法師是不和婦女發生關係的，當然沒有問題。勸赤黨局就難說。然而表示決心起見，或者會有大義滅親的一天。婦女滅盡，赤匪將不平而平。這完全是太虛法師指導的功勞。現在讓我們高呼以下的口號：

- 一、勸滅爲「赤匪策源」的婦女！
- 二、要勸赤匪必先勸滅婦女！
- 三、提倡女權便是助長赤匪！
- 四、不願女人的太虛法師萬歲！

十字街頭

刊月半
期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一年三九一

號周大光上：處訊通
轉武學華海

二分另出五二日十一每
分售版日十及一逢

本刊啓事：本刊從下期起，即改爲旬刊，特此預告，請讀者注意。

文化上的任務 李太

著作家，思想家，出版界，以及學生和一般智識份子青年，當此「國難」天天加緊的時候，都應該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並且負起領導民衆的責任，是不待言的，專在文化意義上，就有當前的緊急任務。首先，必須起來：

爭取言論出版結社 公演展覽等的自由！

這是反帝救國的先決條件之一。因爲第一，我們的言論出版等的嚴厲的壓迫的結果，已使中國的文化和民衆的思想不能發達，而給中國民族的發展以莫大的障礙，從這方面也可以走到民族滅亡的路上去了，而現在亡國危機更形迫切的時候，還再不起來打斷這個鎖鍊，積極的反抗壓迫者，使我們能夠絕對自由地發表對於反帝和反賣國政府的意見，使民衆有正確的認識，明白怎樣去反帝抗日，在正確的統一的意見之下團結起來，那也是一種「坐以待斃」！其次，著作家思想家對於反帝救國運動的貢獻，最主要的是對於民衆行動的指導的言論。如果拿來以武器來武裝自己，思想家便以言論使其武裝！所以，賣國的政府是不但用機關鎗，用刺刀，用木棍，用屠殺來壓迫反帝的民衆，也用檢查，扣留，拘捕，甚至屠殺來壓迫反帝的言論。而我們要反帝救國，必同時爭取言論出版等的自由

是十分明白的事！

反對一切障礙反帝運動的理論， 揭破賣國的新聞政策！

其次，在反帝抗日運動中，特別是著作家思想家，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揭破一切欺騙的言論和糾正一切不正確的見解。各派統治階級和賣國政府，不但用武力壓迫反帝運動，他們還在各種報紙上和刊物上，製造出許多——有些表面上甚至很激烈的賣國的言論來，欺騙和蒙蔽民衆，使民衆首先沒有正確的認識。在現在，則如民族主義派，國家主義派，新月派，改組派，「社會與教育」派等等的言論，都在盡着這個欺騙的任務；而反對這一些，實是反帝運動上的必要工作。一切不正確的言論，雖然並非各派統治階級的欺騙，也並不是要給統治階級來欺騙，但也要障礙反帝救國運動，因爲要反帝，必先須要正確的認識，正確的途徑，沒有這些，就不能達到目的！

其次，我們要指出在這次反帝救國運動中，上海以及各地，特別是上海的報紙的賣國的新聞政策！這非反對不可的，這對於反帝有莫大的障礙。他們不但對於反帝運動沒有正確的指導言論，即關於帝國主義的陰謀和殘酷的屠殺也常沒有真正的揭破和正確的披露，消極的幫助帝國主義；關於政府的捕殺和屠殺反帝民衆學生以及資產階級的種種賣國事實，都遮瞞不報，恐激起民衆的憤怒；關於民衆的各地的反帝反賣國政府的鬥爭情形，則或者完全

默殺，使各地民衆不能相呼應相聯絡，或者指爲暴徒行動，以破壞反帝運動。這些都非反對不可，特別要反對上海的資產階級的新聞托辣斯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 要同時反對基督教！

其次，要反對基督教！

基督教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是麻醉工農大衆，做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一種工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則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民衆的一種工具。在帝國主義開始侵入中國的時候，傳教牧師實在盡了侵略的先鋒隊的任務。現在教堂已公然遍設于全國各地，任何偏僻的內地都有傳教牧師的腳跡，他們宣傳「上帝」「我主」的宗教，麻醉民衆而已，抑或設辦大學中學，灌輸些假的文明，實行其文化侵略而已，還簡直僱商業上，甚至軍事上的偵探！特別是在出兵佔領中國土地的不僅日本，法國已進兵中國邊境，美國和英國也積極準備瓜分中國的現在，我們尤其不能忽視這一點。我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愚民政策之一，的基督教，我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我們要反對教會學校的壓迫學生的反帝運動，我們要禁止着傳教假面具的牧師在中國內地的自由行動！和帝國主義的軍艦一同把牧師從中國境內驅逐出去！反對中國人民加入基督教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姑且舉出了以上的幾項，這幾項是極重要的，在目前反帝抗日運動非做到不可的，同時在文化鬥爭上也是很重要的任務。至於給出反帝的正確的理論，以及創造反帝的文學和藝術作品，還沒有特別舉出，這當然是非常重大的任務。

認清眼前的危機何明

目前的危險情勢是依然在發展中：日本軍隊不但撤退，反而繼續增加，向錦州進迫，繼續擴大佔領地域，其他帝國主義如法國已進兵中國境內，英美也更加加緊了對於中國的搶奪。——總之，國際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搶奪中國的遠東大戰，是確實實在的迫在眼前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怎樣樣？完全接受「辱國喪地」的國際聯盟的條件！不僅對於

日軍的進迫和國際帝國主義的瓜分依然無抵抗，並且果然開始了大規模的屠殺抗日救國的學生和民衆！用機關鎗射示威羣衆，軍隊佔領學校，大批的逮捕和秘密鎗斃學生的領導份子！現在南京，漢口，上海等地已到處佈着武裝軍警及偵探！是的，蔣介石是在全國反帝抗日的高潮之下，在全國民衆的反對之下，不能不表面上玩一下「下野」的把戲了，但誰都明白，所謂「統一的新政府」，是一個新的欺騙，是一個實質上不能不更甘心願意的投降帝國主義的政府，是一個各派統治階級，各派軍閥政客聯合起來壓迫民衆，同時又要反映着各帝國主義搶奪中國的更尖銳的衝突的政府！總之，危險的情勢只是增加，——對於反帝運動的進攻只是加緊，亡國的危機只是加深！

自然，這種情勢，就更加促進着全國民衆的反帝高潮，更加發展着和深入着抗日救國民族運動！自然，自學生羣衆實行了偉大的示威，顯示了反帝抗日的新的發展以來，誰都明白：全國民衆的反抗的情緒只是在高漲着，一切的屠殺，壓迫，欺騙，破壞，將都不能阻止牠！現在工人已陸續的起來鬥爭；學生的情緒並沒有因屠殺和高壓而低落，我們必須指出：例如報載南京中大的復課，那是政府一面以軍隊的威嚇，一面收買少數的學生走狗而玩出來的把戲；特別明顯的一個表現，是上海文化界現在也起來組織反帝抗日的運動了。然而雖然有着一切這些，反帝救國運動本身裏面，也同樣有着危機，並且因了身外的危險情勢的加深而益暴露出來！工人還沒有很廣大的起來，兵士被壓在軍閥之下沒有法子表現出他們的反帝救國的情緒和力量，農民和貧民都還沒有廣大的組織起來，學生反帝救國運動雖最爲顯著，但到現在爲止還只是散漫的力量，而且依然還沒有和工農大衆取得聯合，著作家思想家們雖然空口嘶喊，却顯出了畏怯，不但沒有負起指導工農及學生的任務，連言論出版自由這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權利也不積極的去爭取。如果我們只有這些，我們決不能挽回亡國的危機，決不能從賣國政府的手裏奪回中國來！

因此，一切真正反帝救國的人們，首先必須認清眼前的內外的亡國的危險的情勢！認清救國運動本身裏面的危機的意義的重大！必須從這裏加重了

反帝救國的任务！加深着只有自己起來，只有全國的被壓迫民衆起來，纔能救得中國的自信！

一切真正反帝救國的人們，必須首先來克服自己本身的危機！這個任务，特別加重了學生和文化界人們的負担，加重了他們組織和領導工農兵大衆的任务，加重了他們有即跑到工廠農村兵隊裏去的必要，加重了將自己的散漫的力量組織起來的必要，也加重了反對對於救國運動的壓迫屠殺及取消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的任務。

論翻譯(續)

J K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俄國日語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爲着保存原文的精神，並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文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裏，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這裏有各種人不同的口氣，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並且這並不限於對白。這裏，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只不過是加重我們的任務，可並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务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幾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着原文讀的只有很少幾段。這裏，我只把菲理契序文裏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着序文裏的次序，編着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着號碼到書上去找。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裏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這是因爲他心上有一種——」
「對於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更正正確些：
「結算起來，這是因爲他心上——」
「渴望着一種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種時候，極大多數的幾萬萬人，還不得不過着這種原始的可怕的生活，過着這種無聊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生活——」
「怎麼能夠曉得上什麼新的極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骯髒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咳嗽噴嚏的聲音，他愛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爲——甚至於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爲。」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彷彿什麼也不曾有過，——菲理契想着，——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麼沒有快樂呵！」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種苦惱，這是憂愁的疲憊的，老年人的苦惱。——他這樣苦惱着的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鐘，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牠一遍，而以後，看來也沒有什麼好的……(這一段，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本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的力氣，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切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齊生，巴克拉斯夫，圖爾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麼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爲他無論什麼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的心裏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爲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夠不信任他，不能夠不服從他的。」
「開始的時候，他對於他生活的這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願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齊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裏比俄文原文多了幾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菲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於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於比他自己要親近。」

(九)「……沉默的，這是潮濕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疏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面走着的人一樣。」(這裏，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確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裏，舉一個例子：第(八)條「……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於：(一)丟掉了「甚至於」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

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着，彷彿自稱自讀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於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二)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的人的產生。這裏，菲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這意思是說着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着「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必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裏面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着「人類」。萊齊生渴望着「一種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彷彿是一般的渴望着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务：在戰爭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鍊，去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奧諦克……等等不同的人。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羣衆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過籠統的人類，正是羣衆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驅。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確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確，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於翻譯問題，對於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爭。J.K.一九三二，十二，五。

「鐵流」在巴黎

Shakia

中國的「鐵流」從一九二七年就流起……

不，這裏是說說拉菲摩維支的一本小說「鐵流」——有完全的注解和序文的中文譯本。這可直到最近才出版(註)。

關於這個「鐵流」，却有一些「海外奇談」。因爲日本佔領滿洲，「研究日本」忽然的成了最時髦的工作……可是，「大伸國際公義」的國際聯盟在巴黎開會之後，又來了一個消息，說法國軍隊開進了鐵南關，於是「研究法國」似乎也應當同樣的時髦了。

巴黎的報紙，書籍，似乎不在「仇貨之列」——即應當加以抵制。這樣，我們可以在巴黎的舊報紙裏，尋出些關於「鐵流」的很有趣

的消息：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鐵流」已經有巴黎的日報上發表過。日報上登載了沒有幾章，就接到好些讀者的信。有一封，署名的是「Reno」工廠的一個五金工人，他寫的是：

「難道真有這麼一個郭如鶴嗎？難道會有這樣的英雄？真難相信，雖然很願意相信……如果俄國的革命黨人能夠在「盧芒尼德」報（L'Humanité）上，登載自己關於國內戰爭的回憶錄，那就好極了。」他居然得到了活的郭如鶴的回信，不過這個人雖然在小說裏是姓郭如鶴，他的真姓可是郭甫久鶴。他的回信說：

「親愛的同志！你覺得奇怪：『難道真有這麼一個郭如鶴？』的確有。親愛的同志，我活著，到現在還活著，我現在是快槍團的團長。爲着使你不要懷疑，我現在寄一張自己的照片給你。」

天才的普洛作家拉非摩維支在「鐵流」裏面描寫的達曼紅軍的征戰——我是參加的，我那時候先是達曼軍的第一隊隊長，後來就做了全軍的軍長。這個光榮的征戰拉非摩維支描寫得完全正確。我的真姓是郭甫久鶴。

達曼紅軍在一九一八年的八月間被敵人包圍着，逼到了黑海和亞左夫海的海邊。我們決定了不投降。可是槍彈砲彈不夠，而且完全沒有糧餉，我們就這麼不斷的和德國人，土耳其人，喬治亞人——孟塞維克（就是中文譯本裏的克魯斯人）打仗，爬過了三千多達曼的高加索山脈。走了五百基羅米達的路，衝破了敵人的包圍，我們始終和北高加索的主要部隊聯絡了下來。

時常沒有子彈，甚至於沒有槍的打仗，沒有船隻的穿過河，山上的作戰，極殘酷的飢餓，沒有衣服，沒有鞋襪，沒氣等等，——這就是達曼軍戰鬥的特點，戰勝了一切障礙，完成了「鐵流」裏所描寫的征戰。而白黨義勇軍在一九二〇年就被滅了，他們也被逼到海邊，趕進了黑海。一部分的古班軍得勝了回到古班，退任了，開始做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勞動。

只要聽見工廠政府的第一聲的號召，我們一定任何時候重新集合起來，在戰鬥的達曼旗幟之下，去繼續「鐵流」的光榮的歷史。

我敢用無產者的「鐵流」的參加人的名義，告訴你，親愛的法國同志：將來的達曼軍，一定隨便什麼時候都有決心來擁護西歐的弟兄，那時候，我們和你們就可以會面，親親熱熱的握手，而共同的向着社會主義前進。

謹致同志的敬禮。

郭甫久鶴。

（巴黎「盧芒尼德」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我非常之高興的讀着你的信，簡直不知道怎麼樣來謝謝你的這樣知心的回信；讀着你的信，我很了解：——像你這樣的人是創造得出那樣的奇蹟的。」

我在工廠裏的圖樣間——我是在那裏做工的——和圖樣工匠，還

有工程師，談了許多關於你們的軍隊的話，和他們說，你們軍隊裏長官和兵士過着同樣的生活，那樣真摯的友愛只有紅軍裏會有。然而，呵！他們方面，我儘量着懷疑的態度，往往簡直是譏笑。

可是，你的這封信，——他們要我讀給他們聽，我就讀了，可真正使他們完全驚奇得不行了。

他們原來也會懂得：你們的力量和紅軍勝利的來源，——雖然紅軍裏面軍事智識好的軍官是不夠；像你們那樣的親愛精神，我們這裏連影子也沒有。

這些事實，並且使你們和你們的一切，在我們眼光裏面，一天天的升高上去。

每一次蘇維埃藝術的展覽會，每一份蘇維埃藝術的作品，都引起大家的興趣和同情，真要看：每一次蘇維埃的電影，能夠克服了一切障礙，達到我們這裏的時候，工人的情緒是多麼快樂的興奮。

我看了「母親」的電影片子。印象非常之深。影戲院裏正要敲鼓掌的聲音衝破了；我一生一世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熱烈；我們正在要求准許「鐵甲艦波羅摩京」的電影片子到法國來開演，我現在已經想得到：這片子到了之後是個什麼情形。

南京民謠

大家去調靈 強盜裝正經
靜默十分鐘 各自想拳經

親愛的同志，也許我們很懶，就可以在銀幕上看見你，拉非摩維支的「鐵流」裏，有好多非常之好的描寫之中，覺得到那龐大的規模，那麼厲害的力量和光芒，你簡直不應當再延擱下去了——快些把「鐵流」排成電影，把你自己照到銀幕上去。

是的，我們要看見這顆從東方升上来的鉅大的明星，這顆偉大的紅星，牠吸引了我們的視線，緊張了我們的感覺。

我們真正是無限的幸福，我們對你們表示我們的全部的愛情，表示對於你們的極深切的忠實的愛情，——你們爲着革命的事業受了那麼多的痛苦。

我承認自己有這樣的權利——可以代表「盧芒尼德」報的一切讀者的共同的意見，對於你表示感謝和同志的親愛的敬禮。

R. Gilbert (Reno工廠的工人)。

吉爾佩(R. Gilbert)說：「鐵流」的精神，在法國連影子也沒有。

這是在一九二八年。現在，至少這種影子已經在徘徊着。而「法國客軍駐紮的非洲沙漠」和安南地方，不但有了「鐵流」的影子，而且有了「鐵流」的本身。至於「四海之內」，那就更不必說了，這裏「鐵流」快要

變成鐵海的波濤，——雖然還沒有衝掉「本地的客軍」。這裏不止一個郭如鶴似的英雄。而且這些英雄的本領，有敵人替他們宣傳：他們在同一個時候會「猖獗」又會「投降」，他們在前一個月「病死了」，後一個月又「被打死了」，再過幾個月又會「潰敗」了。關於這些「鐵流」，用得着所謂宣傳嗎？

用不着。拉非摩維支的「鐵流」也沒有宣傳，沒有標語口號。

事實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宣傳。任何故意宣傳鼓動的小說詩歌，都沒有這種真實的平心靜氣的紀事本末，來得響亮，來得雄壯，——這是革命的凱歌。拉非摩維支只不過說：哪！我們是怎麼奮鬥過來的。這就夠了——就可以了解：歷史往那一方面走着，那一種形式的生活是始終要勝利的，什麼是始終要滅滅的——「萬劫不復」的。

這種「萬劫不復」的東西，在自己滅亡的前夜，才要拚命的造謠，拚命的宣傳。牠們還企圖用幾萬萬，幾十萬萬人的血，去挽回那挽回不了的命運，——用帝國主義的大屠殺的戰爭，來維持自己的狗命。

可是，回答這種造謠宣傳和屠殺戰爭的，將要是全世界的「鐵流」——鐵洋的風暴。

（註）楊曉譯的「鐵流」出版得早些，可是，這個譯本沒有曹靖華譯得好。而且三開書屋校印的曹譯本有一篇涅拉陀夫的序文，非常之好的一篇創作方法和藝術上的一般問題的論文。還有詳細的關於事實的註解，其中引用了小說裏主人公郭甫久鶴自己著的回憶錄：「由古班到沃瓦河及其歸程」，並且附有地圖。這就更使讀者親切的直接的覺得這部偉大的紀事詩的呼吸。小說和事實合併了，——這本來不是兩件東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

約翰牧師

張阿良

——從楊樹浦某工廠裏的壁報轉載——

有一個大英國的老牧師在中國傳教了三十年，他叫做約翰。有一天，約翰牧師在工人福音會裏講道，聽的人有工人，有農夫，有兵士。約翰牧師說：「你們應當相信基督，相信基督的人才會得救。基督會使你們大家幸福。」話猶未完，有一個工人問道：「我們如果相信基督，拿摩溫就不會打我們了麼？相信了基督之後，大班還壓迫我們麼？」另外一個工人說：「我們的大班也相信基督教的，我們反對大班的時候，基督還是幫我們呢，還是幫大班？」問得約翰牧師啞口無言。有一個農夫說：「我去年相信基督教，可是去年年成却不好，田主派人來要租，我們沒有租，就給抓了去吃官司。基督爲啥不幫我們窮人呢？」有一個兵就說：「他媽的我從前在封肉棚那裏的時候，排長叫我們入基督教，後來好幾萬弟兄都打死了，我也受了傷。他們拿

基督教來騙我們，叫我們替軍閥拚命。」有一個工人便站了起來，對大家說：「基督教是騙人的。外國派的許多牧師都是來當偵探的。他們還想叫我們相信他之後，他們就可以來捉弄我們。我聽見有一句話，叫做『文化侵略』，就是這個東西。」約翰牧師沒話好說，紅了臉，拚命避一字。

那麼基督教是不是騙人的呢？是不是像這個工友說的那樣，是叫我們上當呢？我先不說是不是，我先告訴你們約翰牧師怎樣到中國來傳教的，你自然就知道。

三十年以前，約翰牧師還沒有到中國來。那時大英國裏有一個大官，叫亨利。有一天，亨利叫了許多牧師來談話。亨利說：「現在我來問你們各位商量一件事。現在我們英國的人想到中國去做生意，去賺中國人的錢，那麼我們就更有錢了。我們自然要派兵去保護做生意的人。但是我們怕中國的工人要反對我們帝國主義，這件事體怎樣辦呢？後來我同許多商人商量，想來想去，只有想個法子去騙中國人，騙得中國人都上我們的當。你們各位想想，用什麼法子去騙他們？」有一個牧師說：「我們用錢來收買中國人。」亨利搖搖頭說：「用錢收買是可以的，但是只可以收買少數人。多數人是收買不來的，因為我們的錢很貴，不可以亂用的。」又一個牧師說：「依我看，是不必想什麼法子，我們有兵，有大炮，還怕不行麼？」亨利說：「中國如果反對我們，我們有兵可以打中國人，這話是不錯的。但是他們會不服的，他們雖然一時打敗了，他們的工人同農人要同我們的工廠搗亂的，而且我們大英國的工人也要幫中國人打倒我們的。所以還是想個法子騙他們的好。」談了許多，約翰牧師想到一個騙中國人的法子，約翰牧師說：「我想出一個騙他們的法子。我們可以用基督教來騙他們。我們去宣傳基督教的好處，勸他們入我們的教，他們相信了我們之後，就不會打倒我們帝國主義了。我們不是向來拿這個法子來騙我們大英國的工人農人的麼？」於是大家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政府便派許多牧師到中國來傳教了。

約翰牧師是這樣到中國來的。

到了今年約翰牧師回大英國去了，他到花旗國的一天正是聖誕節。約翰牧師一上岸，先到政府那里去，向政府報告中國每年入基督教的人有多少。政府的人聽了，便拍拍約翰牧師的肩頭，笑道：「你真有本領，中國的人被你騙了這許多。」說了之後，就給約翰牧師一個勳章，又賞了約翰牧師一萬塊錢。約翰牧師高興極了，連忙到政府的人頭頭謝賞，拿了錢同勳章跑出來了。約翰牧師便拿這筆錢來過一個熱鬧的聖誕節，並且到一個大禮堂去講基督教的道理。正在講的時候，忽然有許多人大叫道：「我們要麵包！我們要工作！你們有錢人買什麼聖誕餅，你們吃什麼酒菜，我們連肚子都吃不飽。我們也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基督了。我們不再聽你們牧師的騙了，我們也要告訴世界各國的兄弟們不要聽你們的騙，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做走狗的騙子！」

約翰牧師聽了，嚇得連忙躲到桌子底下，基督也不保佑他了。工友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牧師！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牧師！入了基督教的騙子們快出來！

「友邦驚詫」論

明 瑟

只要略有常識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佔領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讀書呀，讀書呀，不讀書，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東北大學逃散，滿洲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搶錢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過國民政府却在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一掃而空，阻斷交通，破壞中委，擄劫汽車，擄奪路人及公務人員，私設刑罰，社會秩序，悉被破壞，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佔了遼吉，砲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擄奪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粉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即使所舉的罪狀是有的，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那什麼「驚詫」的鬼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這從「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于事後藉口無效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阻」，學生們怎會「無法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麼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隔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云：「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羣衆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大中，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京請願學生死傷的

確數，則云：「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復旦傷二人，復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其實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輕視。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其名」，只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學生的屍體到那里去了

穆 然

十二月廿二日上海申報教育欄載着兩條新聞：一、本市三十餘大學，昨各派代表二人，於十一時會集於北車站，向中央交涉釋放被捕同學，及帶回死難同學之屍體。二、各大學抗日救國聯合會於昨日下午二時招待新聞記者報告赴京情形……（2）中央不以開空槍阻止於前，而以刺刀衝鋒，預備之木棍竹片，迎頭亂擊，是否有意屠殺。（3）何以開鎗阻止各同學之救護隊，是否有意屠殺屠殺慘劇；中央大學中兵士警察皆與學生同樣見屍流淚，而高級當局，仍忍心以手鎗繩索立迫同學離開，不准帶回屍身。……

這兩條新聞中間隔起來，可得兩要點：即一、本月十七日赴南京示威學生實被屠殺，而且屠殺用刺刀，比段祺瑞的三一八慘案更為聰明更為「進步」；二、被殺學生屍身不准學生們帶回。這又比段祺瑞巧妙聰明得多了！

當一二一七南京慘殺事件發生後，南京政府隨時檢查郵電，上海大英晚報在十七日下午二時所得南京電，只剩兩個字：「Gladly, no canvas」譯出來就是「朝天笑，無死傷」，但這還是因為外國人辦的報，所以還有兩個字利給牠。至於上海各華字報則次日新聞皆是中央社消息或是經過檢查和中央社同樣的消息。這些消息只說有一學生（上海文生專學生）落水而死，且由南京官場備棺收殮云云。現在我們看了上引申報的新聞，方才知學生死難者不止一人，且不但被打落水，且被刺刀衝鋒屠殺，在中大，且不准學生救護隊去救護，且不准帶回屍身。

但是同在本月二十二日的上海各報又登着南京衛戍司令部二十日發的電報，略謂「惟餘一人慘遭溺斃，殊為痛惜……其他學生并無一死一亡，又學生被解散後，各自回校，並無一人失蹤……」這話又是多麼乾淨，「并無一死一亡，並無一人失蹤」。因此我們可以猜想到，此次上海各大學代表三十多人赴京交涉帶回死難同學之屍體，大概一定沒有結果，因為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官電已經硬硬地宣稱「并無一死一亡，並無一人失蹤」了。如果說上海學生代表領回幾個屍體來，豈不是衛戍司令部自打嘴巴？

現在我們不明白的，就是南京中央黨部那些學生屍身怎麼辦？並且現在那里幹什麼？未必他們會捨得投入長江，（那是笨辦法）大概是隔了三四個月導派人在什麼村什麼處發掘出來麼？天曉得！只待轉瞬再看了！

十字街頭

刊日十
期三第

版出日五月一年二九一

通	訊	處	： 上海	光華	大學	周武	發轉
每	五	日	及	五	日	五	分

錦州失陷了

楊德麟

民衆自己起來！

徹底的反帝救國

錦州失陷了！在國民黨統一的新政府之下，錦州又失陷了！並且，全國民衆請願示威的血淚還未盡乾，政府還在宣傳「死守」的誓書時候，錦州又用無抵抗的方式而斷送於日本了！

錦州失陷了！嚴重的局面正在繼續展開着。日帝國主義的鐵蹄更已逼進到山海關，福州抗日的民衆又已被日本軍艦直接屠殺了！哈爾濱的白俄在日本的指導與掩護之下而舉行暴動，屠殺中國民衆和企圖進攻蘇聯了！英美法帝國主義垂涎日本的勝利而公然進行瓜分中國的陰謀了！錦州的失陷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進攻的表示，是帝國主義間實行瓜分中國的信號。

錦州失陷了！嚴重的形勢同時也在國內發展着。張學良不戰而逃師團內，反屠殺反日民衆，并張部下搶劫漢口！南京政府當錦州失陷平津震動的時候，反與犬養毅代表籌議言歡，一面却早已用刺刀和機關鎗屠殺反日民衆了！九省聯防會議，五省軍委會以及北平政治分會等，不僅明白表示軍閥戰爭，在帝國主義積極瓜分中國的局勢之下，準備爆發，并且表示他們又積極準備大大的屠殺革命民衆。

現在，民衆自決的時候到了！我們民衆再不能

恬然拱手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任意屠殺我們了！

壓伏在兩重桎梏之下的民衆！起來！武裝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權！來徹底反帝抗日的鬥爭！

起來！被壓迫的民衆！只有我們的政權才是我們真正力量；只有我們自己的力量才能夠解放我們，從帝國主義和支配階級——帝國主義走狗的兩重壓迫之下解放我們。

起來！覺悟了的民衆！現在是時候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尖銳化到火花相迸的時代了，支配階級的欺騙已經在掃射愛國民衆，取媚帝國主義的進行中暴露得體無完膚了。

我們應該在這時候起來，建立自己政權，徹底反帝抗日，以求解放自己。看呀！上海的民衆法庭，南京，北平，上海，杭州，蘇州，西安，太原各地的揭發黨部，這都表示民衆自己偉大的力量。當這國際和國內兩重危機更加激化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堅決地繼續反帝的步武。

在日帝國主義侵略佔遼吉的當初，民衆沒有看清這一件事發生的背景，而只是自然發生地激發起一種單純的民族感情。這正給支配階級一個很好利用的機會，御用的反日團體很機械地成立於全國各地了。但是買辦階級所領導的反日運動，黨官分層報功的反日運動絕對不能夠持久，民衆耳目，鎮靜「無抵抗」的抗日，和哀求「國聯」的外交，早已爲民衆所唾棄。假「讀書救國」以束縛青年學生，假「增加生產」以加緊剝削勞動大衆，假「民衆認識了支配階級的本體」及至寶山路和永漢路的慘案先後發生，而南京廣東兩政府完全暴露出牠們的帝國主義走狗的原形。民衆抗日的熱情逐漸吸引到黨內部的

的方向來。

狡猾的支配階級及其走狗，感覺民衆注意的轉換於是有莫大的危險，於是利用學生請願而編制義勇軍及學生軍，以便假借軍事訓練以行其壓迫學生運動之毒計。他方面，國家主義派所鼓吹的復仇的愛國心也給支配階級一個逃避責任的方便。但是日帝國主義決不因中國軍閥的無抵抗而稍緩其侵略，國聯和美國也決不因中國政府和「名流」的哀求而干涉日本，國民黨的兩個政府也決不因爲民衆的請願而拋棄其「鎮靜」而爲「抵抗」。民衆的熱情在許多次的被騙之後，奮然出「請願」而轉變成「示威」。支配階級又想施用欺騙和恐嚇，來解消民衆的力量，這回却運用不靈了。於是政府露出牠極端的本來面目，施行慘酷的恐怖手段和卑劣的綁票行爲以圖減少民衆革命的力量，而終於和革命的民衆，正面衝突了。上海南京北平各地的揭發黨部，包圍政府機關，尤其上海學生的民衆法庭，給數年來橫行無忌的國民黨法西斯蒂，一個嚴重的打擊。南京政府的鎗殺學生只使支配階級和民衆勢力的對立更加尖銳化。

現時是時候了，革命的民衆，起來！組織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權，以打倒帝國主義，肅清帝國主義走狗；這是民衆抗日救國的唯一道路！但是當這時候，我們不要忽視了支配階級便衣隊的欺騙和離間。改組派拿「民權政治」「革命外交」的美稱正向學生和知識階級賣弄玄虛，動搖分子不免有受這甘言蜜語的危險。我們且不說外交當局陳友仁是日本出兵的內幕中的嫌疑犯；我們且不說改組派首領汪精衛是永漢路血案的一股話作個證據。引國民黨中央委員宋慶齡女士的一段話作個證據。她說：「最近國粵對峙，互舉其短，自炫其長，『政治公開』『民主集權』『革命外交』種種名詞非不動聽，而究其實際，兩者皆依附軍閥，詭媚帝國主義，背叛民衆，同爲革命罪人。：自然，宋慶齡女士的這段宣言是鄧演達被殺而代表第三黨發洩怨憤，她自己就是一個國民黨員，並且很好笑，要對鄧死才來懺悔咒罵，這明明是有欺騙作用的。

其次，一羣國家主義者的暗中活動也應加以注意。他們利用民衆的原始感情，煽惑復仇的好戰的愛國情緒；這結果只是蒙蔽事實，使民衆爲帝國主義

義的走狗去送死。這樣，不僅鞏固支配階級的反動統治，并且簡直叫民衆給帝國主義去當炮灰。這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什麼？這不是支配階級的便衣隊是什麼？不信的時候，你們看看胡適等向美帝國主義的陳情！難逢基給日帝國主義的獻策，左舜生陳啓天等國防政府的提議。夠了，這些事實已滿足證明他們是民衆的敵人了。

此外還有第三黨，取消派及一切賣弄革命辭令的左傾團體。我們不必一一指摘了。在他們的主張上，在他們的行動上，在他們過去的歷史上，在他們這次對於反帝抗日的態度上，我們已經看去了他們的本體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緒開始今日，在革命前夜的今日，在鬥爭尖銳化的今日，一切動搖分子的集團，當革命浪潮一湧滾起來，都會表示出來了他潛伏着的反動性來的。

起來，革命的民衆！再不用傍徨歧途了；我們的面前只有一條革命的大道！我們應該組織起來，整齊步武，在革命的大道上前進！我們要以革命的精神，向帝國主義迎戰！學生應該更強固自己組織，在工農兵大衆領導之下前進。兵士應該建立自己反帝的組織，聽從民衆的指揮。工人農民的反帝組織也應該更加強固擴大，使其普遍於各個工場，各個農村。這一切反帝的組織應該統一在一個統一反日的總機關之下爲有機的活動。支配階級所利用以欺騙民衆的各種義勇軍，應該轉變爲各個反帝組織的糾察隊。在這樣強固的統一的組織之下，民衆才能徹底實行反帝救國的鬥爭。也只有這樣主張主義的組織才是反帝的革命的民衆的政權。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

L S

L. S. 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談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尋覓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現在時代大潮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面。——不知道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時代裏，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藉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的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些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却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只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即祝近好！

Tracy及Y-F.T.H

十一月廿九日。

Y及T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只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麼事情，所使用的什麼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具有貢獻的意義的。為什麼呢？因為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鬥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貢獻的，然而假使是這樣的脾氣，却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裏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裏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爾，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在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布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却還有存

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面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說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為一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題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為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着前進的青年，又抱着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志，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洗淨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

此復，即頌

近佳。 L.S. 啓。

十二月二十五日。

「言詞爭執歌」

阿二

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噁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吳老頭子老益壯，放屁放屁來相噓，說道賣的另有人，不遠在場上。有的叫道對對對，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緊，對對對了皇太子，一聲不響出「新報」，會場顏色昏如死。許多要人來庇追，恭迎聖駕請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國難」，又拆台基何苦來？香橫走氣大氣冷，莫使同志久相尋，老頭自動不出席，再沒狐狸來作梗。況且名利不雙全，那能推苦只苦甜？賣就大家都賣不都不，否則一方面子太難堪。現在我們再去痛快淋漓喝幾巡，酒酣耳熱都開心，什麼事情就好說，這才能盡在天靈。理論和實際，全都括括叫，點點小龍頭，又上火車道。只差大柱石，似乎還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糖尿病，國難一時起不成，雖然老吳已經受警告。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萬民國老老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願治病統一都容易，只要將那「言詞爭執」扔在茅廁裏，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

滿洲的毀滅

Smakin

法捷耶夫的「毀滅」居然在中國出現了。而中文的譯本，至少在譯

得正確這一方面說，的確是「決不欺騙讀者」的。中國的讀者讀了這部充滿着熱血的小說——這部「新人」的故事，應當有什麼樣的感想？尤其是這日本財閥蹂躪着滿洲的時候？尤其是在這法國「民主主義」的軍隊開進雲南廣西的時候？尤其是在這英美法日德的瓜分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要來到中國調查的時候？

「毀滅」的第一句話說：萊奮生拖着日本的指揮刀，鏗鏘的響着。為什麼指揮刀是日本的？

「毀滅」所寫的俄國，內戰中的東海濱省。海參威，伯力，黑河，赤塔這些都是中國人很熟悉的地名。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這莫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地。美國的「和平總統」威爾遜，當然也十分出力的參加了這個佔領屠殺的「功業」。白黨，反動的哥薩克軍隊，一切種種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政客。帝國主義的軍閥：他們在這裏「為着民族而勳勞」，據說是「要撲滅殺人放火的布爾塞維克」。自然，他們一定還要說是為着民治，為着人權，「甚至於為着社會主義」？然而，誰都明白：他們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獵狗。

萊奮生的游擊隊，就是獵狗和他們的主人要勳勞的赤匪。當時，這樣的赤匪實在多得很多，奮生的隊伍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些隊伍勇猛的鬥着，為着新的生活去死，為着建設去破壞——資產階級，破壞地主的壓榨制度，破壞白黨，破壞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萊奮生的隊伍在這樣戰鬥中間，搶着一把日本的指揮刀，這是很小的一件事。自然，對於中國的「民族」——這已經是一件大得了不得的事：這背了「咱們民族」無抵抗主義，胆敢搶奪武器。理應開槍殺戮。」

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紳商「民族」的確是同文同種。他們到西伯利亞去，的確也是為着要殺戮赤匪而去的。他們指揮着白黨，供給着白黨，他們自己開動着機關鎗：轟轟轟，殺殺殺！

萊奮生的隊伍，就在這種轟殺之中「毀滅」了。

然而沒有毀滅的還多着呢！

最後結賬起來，看一看，現在西伯利亞，現在的東海濱省是誰的？根本毀滅的，始終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白黨的勢力。

為什麼？法捷耶夫的「毀滅」會給你答覆。

首先是因為有蘇維埃：最後是因為堅決英勇的羣衆的鬥爭之中毀滅出新式的人物。這種新人，克服一切舊社會給他的遺傳。自己和自己奮鬥，嚴厲的肅清各種各樣的頑廢。消沉，留戀，自私，虛榮麻木：讓領導這種奮鬥？是礦工，是雇農，尤其是大工業的工廠工人。是的，勞動民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去改造世界，去消滅敵人，這種巨大的戰鬥之中，他們同時改造着自己。只有不能夠改造的，要跟着敵人毀滅。所毀滅的，當然不是西伯利亞森林裏的枯骨，而是獵

獵的卑鄙的動搖的人格——小資產階級的氣質。小資產階級的「英雄」固然也會激昂，也會慷慨，甚至於會革命的發狂。可是，沒有羣衆的鍛鍊，沒有普洛的領導，這種路數的「人物」，會突然間的墜落，絕望

叛變。哼！難道真是突然間的嗎？這些社會的碎片，歷史的渣滓，始終是要完全的真正的毀滅，——和獵狗，獵人一樣。

萊賓生等類的新的堅強的良善的人，領導着這種巨大的戰鬥，始終肅清了從伊爾庫茨克到海參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打退了十四國的聯軍，消滅了數不清的白黨將軍……這正因為在羣衆的鬥爭之中，克服着一切種種的卑鄙動搖猥瑣的人物，而產生着幾千幾萬幾十萬的萊賓生。

中國的「萊賓生」已經產生，還在產生着。中國的獵狗可還厲害得很，雖然牠們的命運已經開始崩潰。而且，中國——滿洲等，這一大片的地方（是一個國家嗎？），有種種的獵狗和種種的獵人，牠們之間的關係複雜得很。這些獵人和獵狗，互相搶着打獵的園場，搶着「飛禽走獸」。是有那小獵兒小豬兒小雞兒，然相信一些獵狗是爲着鹿兒豬兒兔子的「國家民族」而奮鬥呢！自然，獵狗自己拼命的鼓吹着，想叫幾萬萬並非蠢如鹿兔的人們都來相信。他們吹着什麼？牛屎！然而這幾萬萬人在戰鬥着，是在改造着，他們要成爲新的堅強的人，他們是頂天立地的人，不能夠「蠢如鹿兔」，不能夠「媚如兔子」！我們

要有滿洲的「毀滅」！毀滅的可並不是滿洲，而是一切種種的獵人，一切種種的獵狗！只要看看中國這片土地上，已經有過這裏那裏的毀滅，可是「萊賓生」旗幟的飄蕩正在開展着全中國的「毀滅」。奔盡指揮刀，掉轉機關鎗，衝鋒鎗，究竟是誰的毀滅！

一九三一年，十二，十七。
更正——這篇文章已經做完了，忽然看見桌子上的報紙，牠把「馬占山將軍的通電」幾個金光燦爛的字送進我的眼簾，再細細的看一看，原來馬將軍的通電有幾句這樣的至理名言：「奴才耕種，各稱其職，爲國殺賊，職在軍人。」我受着這幾句話的感動，特別申明：把這篇文章裏的「飛禽走獸」四個字改成「耕奴織婢」；並且恭敬恭敬的向馬將軍表示奴性的敬禮！

休矣，先生！

葉吟

某日的民國日報的「覺悟」裏，有一篇署名休矣先生的大文「看了抗日救國聯合公演還來給我的印象」。中有警句曰：

「我們戲劇運動所走的道路，所站的立場應當是（民族意識）的抗日救國！在這時候喊着（階級意識）的戲劇是亡國的促成者，我們民衆

不能夠接受它，並且應該起來糾正他們的錯誤。我相信，要不是喪心病狂的甘心做亡國奴者，決不肯出此辣手……（圈是我加的，要於原文，則一個字都沒有改，並且校對無誤。）

但是悲哀得很，立場竟是「階級意識」！「階級意識」的存在是事實，並不是「應當」！「應當」的問題，即使屠殺，活埋，用花露水灌鼻孔，鞭打，但「該」（恕我用了官字樣，不過我相信這一定合休矣先生的胃口的）意識還是消不去的。不是我「喪心病狂」的甘心做亡國奴者，「我只是指明事實。」

但是休矣先生說「我們應當」是「民族意識」的，而且「說我們民族不能夠接受」「階級意識」。現在不管是不是「能夠」的問題，我只應當承認「該」（又來了）先生的話是有理的。爲什麼？因爲休矣先生說的是「我們」！「我們」者，休矣先生「們」也。爲什麼這批「們」要主張「應當」這樣呢？哪，這是休矣先生們的「階級意識」作怪。

其次我們來談談「亡國促成者」。究竟誰是「亡國的促成者」？究竟是誰把中國和中國的民衆拍賣給帝國主義者的？究竟是誰，一方面拿法西斯帝式的理論來欺騙羣衆，一方面又出賣羣衆？究竟是誰做了屠殺抗日救國的羣衆的劊子手和劊子的參謀？——這大家都知道。我不說穿，想來休矣先生也「該」發發瘋子罷。

這裏我再來說一下對於那天公演的印象記，因爲我也是觀衆之一。那天，台下的數千觀衆，竟被台上的「階級意識」抓住：台上下下的空氣融成一片。一到頂點，台下自發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衆自動武裝起來等等的口號。依休矣先生的觀點看來，這都是「亡國奴」。這批「亡國奴」竟爲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反抗所謂「無抵抗主義」而出賣民衆的政府而吶喊，而有行動，這樣的「亡國奴」真是反古奇聞。

再，休矣先生「們」的所謂「民族意識」者，是並不反日帝國主義的，因爲一反抗，就變成「亡國」的促成者了這很明顯。「該」先生的所謂「民族意識」，只像是元旦日景的松樹牌樓，是統治諸老爺的點綴品，（即在老爺們的立場着這也並不有什麼「効力」，所以只是點綴品）。而那天公演的公演，却真正是「民族意識」，在半殖民地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上。

「國」將「亡」在誰手裏呢，那麼？

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民衆，則有「無抵抗」以解嘲。民衆動一動，則有刺刀和機關鎗與帝國主義者協同鎮壓。讓帝國主義者的砲火轟完了中國而「國」不「亡」，却「亡」於「階級意識」的反帝底民族性的抗日公演中，甯非有點兒他媽的蹊蹺耶！

嗚呼，休矣，先生！

在近幾年來，動不動就說某人「反動」。在最近，動不動就說某人「亡國奴」。夫斯二者，蓋冒天下之大不韙者也，故一個不對勁，就拿

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罪名來加之於其人之身：這固然是一種手段。但手段也有有用不得適當的地方，像今之休矣先生「們」，運用這手段，有點不儘高明，雙袖見肘，向希「各該」大爺二爺們引以爲戒，勿蹈休矣先生覆轍。

休矣，先生！

「智識勞動者」萬歲

佩韋

「勞動者」這句話成了「罪人」的代名詞，已經足足四年了。壓迫罷誰也不響，殺戮罷，誰也不響；文學上一提起這句話，就有許多「文人學士」和「正人君子」來笑罵，接着又有許多他們的徒子徒孫來笑罵。勞動者呀勞動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記得你起來。不料帝國主義老爺們還嫌黨國屠殺得不趕快，竟來親自動手了，炸的炸，轟的轟。稱「人民」爲「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而不料帝國主義老爺也有這妙法，竟稱不抵抗的順從的黨國官軍爲「賊匪」，大加以「磨懲」！冤乎枉哉，這真有些「順」不「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概了！

於是又記得了勞動者。

於是久不聽到了的「親愛的勞動者呀」的親熱喊聲，也在文章上看見了；久不看見了的「智識勞動者」的奇妙官銜，也在報章上發見了，這因爲「感於有聯絡的必要」，組織了「協會」，舉了幹事樊仲雲，汪敬泉呀這許多新任「智識勞動者」先生們。

有什麼「智識」？有什麼「勞動」？「聯絡」了幹什麼？「必要」在那裏？這些這些，暫且不談罷，沒有「智識」的體力勞動者，也管不着的。

「親愛的勞動者呀！你們再替這些高貴的『智識勞動者』起來幹一回罷！給他們仍舊可以坐在房裏『勞動』他們那高貴的『智識』。即使失敗，失敗的也不過是『體力』，『智識』還在着哩！」

「智識」勞動者萬歲！

山海關的「反動傳單」

王守中

本日申報上有一條北平專電，在「山海關發現反動傳單」的標題之下這樣登着：

山海關發現反動傳單，措詞幾與錦抄獲者同，顯係某方所派漢奸間諜所爲，意在借外交問題，攻擊現政府，並欲激動工潮學潮，釀成錦榆一帶排外暴動，俾日方得藉口，當局已嚴查，（二十四專電）

這「某方」做事真太彎曲了：先派了「漢奸間諜」來發散「攻擊現政府」的「反動傳單」，這樣來「釀成錦榆一帶排外暴動」，才能使「日方

得藉口。如此，則「日方」與「某方」都應當是歡迎「反動傳單」和「工潮學潮」的，對不對？

但這是大家心裏明白的，用不着說穿。

第二，我們的政府為什麼要留個漏洞來使人「借外交問題」來「攻擊」，來「激動工潮學潮」呢？所謂「攻擊現政府」和「工潮學潮」這些事，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起，這些事之起有他的原因在，有客觀的條件在——這也是大家心裏明白的。

第三，當局為什麼這樣怕「日方藉口」而加以「嚴查」呢？

這樣一看，這條專電就意味深長了。

這里擺着很明顯的事實：當局是怕「攻擊現政府」，怕「激動工潮學潮」，怕「釀成棉榆一帶排外暴動」的。

又由這專電，許多人一定要聯想到：學生之在南京示威，聽說也有「反動傳單」，那麼這些學生未免也有「某方所派漢奸間諜所為」的嫌疑的。對不對？

這條專電的意味不是夠深長了麼？

怎樣爭取言論自由

何明

因為壓迫太厲害了，因為反帝任務的緊迫，因為全國反帝的高潮現在爭取言論自由這口號已到處提出來了，並且這個運動已在開始了。然而怎樣能夠爭取這自由呢？只有積極的，勇敢的繼續不斷的鬥爭！因此我們必須指出現在這在文化界人們腦子裏存留着的一種錯誤的幻想，和一種畏怯的心理。乃是爭取這自由的障礙。尤其出版界的人們存着這種幻想和心理。他們想自由，却不敢積極的起來鬥爭，以為可以用合法的手段而達到，特別是改組派到南京以後這種幻想濃厚。然而這不過始終只有幻想罷了，現在的統治階級無論那一派都分明不許民衆有言論等的自由，汪精衛在口上說得很好聽，但國民黨政綱上不是寫得明白嗎？這始終只是欺騙；目前的這種幻想，正是一切統治階級所希望的，使我們自己騙自己，緩和我們的鬥爭。

畏怯的心理是由嚴重壓迫和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在反帝高潮中這種心理也還很普遍的殘留着；可是，白色恐怖固然始終非常嚴重，但唯一的出路還是只有鬥爭，如果只是畏怯，則是畏怯，統治階級的壓迫愈是可以厲害——這是在此次反帝鬥爭中應有的覺悟，也是從這大的各種鬥爭中可以得到的教訓。

想到寫起

王倫

沒有前方的後方

現在有一個「大帽子」足以震駭咱們小百姓到目瞪口呆，換不過一口氣來的一句「官話」，叫做「搞亂後方」。似乎是這樣的意思，黨老國

爺正在前方爲你們這一批「蠢如鹿豕」的「阿斗」們奮鬥，阿斗們就該「鎮靜」無抵抗「乖乖的」動也不要動，信任這些中華民國的諸葛亮，蔣飛們，他們一定會給你們鞠躬盡瘁，六出奇山，或直搗黃龍，痛飲香檳。可是究竟有點奇怪，就算是那些老百姓把孤托與諸葛亮，但是「鳴的把子」已通通退進關來了，勇於羣衆大會上「朝天放」的丘八們依然正是錦囊妙計的接兵不動，「前方」在那兒，地圖上找不出，咱們阿斗們坐在金鑾殿上也不會聽見有人奏聞上來。或者是有，已經劃有「中立區」——外交官用外交字典上的外交名詞改作「緩衝地帶」白理安的法國話叫「無人煙區」——了，中立區再南一點那就怕該是前方罷，所以「搞亂後方」這句官話是打得不錯。但是可有點不大清爽，要繞一個灣才能懂得，然而灣繞得太大了，繞灣的都不自己不會相信的。——這樣的東西，咱們阿斗們只有傳旨：「狗皮倒灶，知道了，欽此。」

此其所以爲「特別」也

外交就外交，加上個把形容詞的，有所裏「金元外交」，「革命外交」，「曲線外交」，「弱國無外交」，……但是中國另有一種外交，叫做「特別外交」，并設委員會以專理之，如何「特別法」則有口皆碑，聊爲之頌曰：不戰，不和，不守！除了特別外交外，又來個「特別教育」，這個教育是怎樣特別，又不可不頌也；詞曰：綁架，暗殺，擄射！

「強」先生放心

最近有一種刊物「文化評論」(第一期)出版，有一位「強」先生在上而懷疑到兩大博士胡適與蔣經國的「國籍問題」，其實這兩大博士的國籍是不成問題的，第一，兩大博士生在中國，第二，學位來自美國，第三，遊過歐洲，第四，有很有名的日本朋友(是屬於三菱與三井系的)，兩大博士雖然絕非「赤化」的，却學到了「博士無祖國」的眞正地步。所以「強」先生儘可放心。

退一步，就算兩大博士的國籍發生問題，但是「階級籍」是必然沒有問題的，所以「強」先生依然可以放心。

丘八乎？丘七乎？

自張漢卿先生痛哭之前，本莊大人進兵之後，那些丘九丘十們頗不安分；罵起來了，說丘八數百萬，不能夠抵擋一陣，簡直一聞鎗聲就跑，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丘八就成了衆矢之的，好像這幾百萬丘八簡直不是東西。其實應該分辦一下：這個責任不是每月領十四元餉，現在才發到七月，還要打七扣的「大兵」們該負的。這些丘八要打仗卻拿手的很。但是比丘八高一級的丘七，丘六，丘五，丘四，丘三，丘二，丘一(這大概是總司令們了)偏要來個「不抵抗」丘八們要打也打不起來。所以幾百萬的丘八倒不關事，應該把那些罵人話，俏

皮話，刻薄話，仇視，敵對，向着丘七上的將，校，尉，們去算賬。錢八嗎，他們會比丘九更勇敢些，假如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去驅逐那些本莊，多門，趙欣伯龜之袁金凱大郎滾出瀋陽，長春，齊齊哈爾的時候。同時，空口罵，說白話，也還不行，要實際的把點顏色給丘七們看，叫他們吃生活。

非所計也

白舌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外交界看慣了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是無足怪。在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舉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其中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束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

水災即「建國」

遐觀

「建國月刊」第六卷第二期出版了，上海各大報上都登着廣告。首先是光輝燦爛的「本刊宗旨」：

- (一)闡揚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 (二)整理本黨光榮之革命歷史；
 - (三)討論實際建設問題；
 - (四)整理本國學術介紹世界學術思潮。
- 好極了！那麼，看內容罷。首先是光輝燦爛的「插圖」：水災攝影(四幅)！
- 好極了……這叫作一句話說盡了「建國」的本色。